

法國文學叢談

曾仲鳴著

法國文學叢談

曾仲鳴著

本書著者的其他譯著

(A) 法文類

- (一) 法文文法 *Grammaire Française*
- (二) 試編中國詩史 *Essai historique sur la Poésie chinoise*
- (三) 中國無名氏詩選譯 *Anciens poèmes chinois d'auteurs inconnus*
- (四) 和平的中國 *La Chine pacifique*

(五) 一滴水 *Une Goutte d'eau*

(六) 唐人絕句百首 *Cent Quatrains des Thang*

(B) 中文類

(一) 堪克賓 (佛朗西著) (創造社出版)

(二) 法國的浪漫主義 (開明書店出版)

(三) 法國短篇小說集 (嚶嚶書屋出版)

(四) 法國的歌謠 (嚶嚶書屋出版)

(五) 美爾博劇選 (印刷中)

(六) 法國的婦女文學 (印刷中)

目 錄

| | |
|--------------------------------|----|
| 法蘭西近代之小說家····· | 一 |
| 巴斯嘉與洛朗 (Pascal et Raman) ····· | 二三 |
| 洛朗百年紀念····· | 三〇 |
| 法國詩人杭沙····· | 四九 |
| 法朗士····· | 六一 |
| 梅德林的十二曲····· | 七〇 |
| 回想····· | 七八 |
|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學····· | 九六 |

法蘭西近代之小說家

法蘭西自十九世紀以來，小說家輩出。其文學批評者常有『我國文豪多爲著名小說家……』之言。於此亦可見其小說在文學界之價值。而其能改鑄社會之思潮者，尤推近七八十年間之小說家。故余今取其最著名者，先述其生平及著作，此後課餘，再就各家之小說，選譯數篇，以介紹於國人。

然未述各小說家之生平及著作以前，不能不先言法國文學之變遷。

十九世紀之初，多數文學家，以古典主義（Classicisme），只知摹擬希臘及羅馬之古典文體，而其取材，又只限於希臘及羅馬之人物，

未免過狹；乃提倡浪漫主義 (Romanisme)。其文學之人物，皆爲中古的，皆爲文藝復興時代的；其人物之語言，習慣，衣服等，皆度其人物所在之時代之所應有者，始行寫入；至於文學之體裁，則以幽雅美麗爲尙。當時新舊兩派，常相衝突；時或因辯論而竟至用武。

降至十九世紀中葉，科學日益進步，一切事物胥受其影響；而文學之趨勢，亦爲之一變。文學家及歷史學家譚納 (Taine) 著藝術之哲理一書，盛倡科學與藝術 (藝術二字，廣義用之，係包文學美術等而言) 融通之說。而千八百五十二年，詩家李斯敦 (Liszt) 於古詩序中，亦極端贊同此意。是時自由平等之說復大興；舊思想，舊道德，舊制度，均受新潮流而破壞屏棄。故文學界漸覺浪漫主義之不足以傳人生及自然界之真美；乃提倡文學須憑真實的，須憑天然的描寫，是謂實寫主義 (Realisme)。更進而爲自然主義 (Naturalisme)。近二十年間，

文學界雖不專宗一派，然無論如何，總受自然主義之感化。雖間有少數文學家嘗創理想主義（Idealisme），及反對自然主義（Antinaturalisme），然其勢力微薄，與真切而又淋漓痛快的自然主義相鬪，終於敗北而已。故此數十年中，法蘭西之文學，可直稱之為自然主義最得勝利之時代。

自然主義的小說之先鋒為佛老白；其主魁則為朱拉；而龔古爾兄弟，陶德，莫巴山，方伯爾等，皆為此主義之健將。今請相繼述其生平及著作。

又有法蘭西氏，雖若另成一家，然其著作，甚近自然主義；故以之附於八大家之末，而并述焉。

居斯達佛老白（Gustave Flaubert）以千八百二十一年，生於胡因

(Rouen) 城。父爲著名醫學家，故彼幼時，思繼父業，亦學醫。既而改治文學。著小說，初頗傾向於浪漫主義，後則極倡實寫主義。其言曰，『余之於小說也，惟盡力以求其「真」。對於瑣事細物，皆視之爲重要，而記之如大事。』彼又以既盡力寫人生之真相，以待讀者之自覺悟；故極端反對以著者之意見，參入於小說中，致讀者無自由評判之餘地，而失實寫主義之本意。其言曰，『小說家無論何地何時，絕不能以個人之意見，妄加於小說中。』

彼於人世，所最喜者爲文學。其著小說也，極爲精細。往往以八小時之沈思，僅成一行；或經數日之刪改乃成一頁。其所最恨者爲『紳士社會』之濁穢，及其虛僞；故於小說中，尤直書之而無所諱。因之甚受俗子庸夫之忌。

佛老白所著之小說，有

Madame Bovary (1857),

Salammbô (1862),

Education Sentimentale (1869),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 (1874),

Trois Contes (1877), 等。中以 Madame Bovary 及 Education Sentimentale

二書，尤能將當日法國及巴黎之社會情形，盡量描寫，無稍遺漏，直如一幅美畫。

彼以千八百八十年卒。卒後遺稿 Bouvard et Pécuchet 及 Par les Champs et par les Grèves 11 書，亦相繼出版。

其姪女更集其書札，得千餘通，公之於世。其中以與喬治桑(George Sand, 眞名爲 Aurore Dupin, 生於千八百零四年，卒於千八百七十六年，係法之小說家，倡理想主義最力) 關於文學之詰難者，爲最精彩。

倡自然主義最力，雖受外界種種嘲罵，而終不稍動，且因之而益勇進無前者，爲愛民朱拉(Emile Zola)。其父爲意大利人；而彼則生長於巴黎(生於千八百四十年)。初爲短篇小說，前後十餘年，有 *Contes à Ninon* 及 *Nouveaux Contes à Ninon* 等之刊行。中以小鄉村 (*Le petit Village*) 之寫戰爭慘禍；失業 (*Chômage*) 此篇余曾譯登旅歐雜誌，題爲吾輩胡以常饑耶，現入法國短篇小說集) 之寫工人苦況；伯爵夫人 (*La Marquise*) 之寫貴族驕奢等篇，爲尤佳。

彼於千八百六十五年著長篇小說 *Fession de Claude* 一書，中述世人心理，甚爲細微。其後又以 *Thérèse Raquin* 及 *Madame Ferrat* 公於世。既而著 *Mes haines* 及 *Mon Salon* 等爲批評藝術之書。

自千八百七十一年之後，朱拉專心著作。彼以爲研究科學，所注

重者，爲觀察 (Observation) 及實驗 (Expérimentation)；而在文學中之自然主義，亦未嘗不如此。自是以後，著

La Fortune des Rougon (1871),

La Curée (1874),

Le Ventre de Paris (1874),

La Conquête de Plassans (1875),

La Faute de l'abbé Mouret (1875),

Son excellence Eugène Rougon (1876),

L'Assommoir (1877),

Une page d'amour (1879),

Nana (1880),

Pot Boille (1882),

Au Bonheur des Dames (1883),

La Joie de vivre (1884),

Germinal (1885),

L'Aeuvre (1886),

La Terre (1888),

Le Rêve (1888),

La Rêta humaine (1890),

L'Argent (1891),

La Débâche (1892),

Le Docteur Pascal (1893),

Lourdes (1894),

Rome (1896),

Paris (1898),

Fécondité (1899),

Travail (1894),

Verité (1902), 等。諸書皆直陳家庭社會之真態。遂與浪漫主義爲敵，日以文字相駁難，卒不稍挫。彼常言曰，『浪漫主義之文學，每每與人以僞教育。吾已受其毒，知其爲禍；故非僅恨之，而并反對之……』』

世人對於朱拉或罵之爲不道德者，或稱之爲厭世派。實則近世之家庭如此腐敗，社會如此齷齪，又何必曲爲之諱。彼造此腐敗之家庭與齷齪之社會者，不知自悟，而反求人之褒譽稱美，真爲可恨，抑亦可笑也。

至於朱拉將社會及家庭之醜相，盡力描寫，驟視之，似乎消極

的，亦似乎厭世的；然彼之見此現象，實心憫之；故誠實陳述，以期能提醒世人，以促社會及家庭之改造。孰知世人之不稍悟乎？

千八百九十八年，朱拉以某事法庭讞判不公，乃著 *J'accuse* 一書，中多譏刺時政，觸當局之忌，被罰禁錮一年。遂避禍至英，至翌年始返法。嗚呼！以民主國言論自由之時代，文人尙以小說獲罪；視魯易十六之下荻僭越，服爾德輩於巴述直獄者有間乎？

朱拉於千九百〇二年卒於巴黎。彼於小說外，尙有 *Le Naturalisme au théâtre, Les Romanciers Naturalistes, Documents littéraires* 等書，皆述自然主義之學理，而并以傳播此主義於文學界也。

龔古爾兄弟 (*Frères de Goncourt*)，兄名意得門 (*Edmond*)，千八百二十二年生於南西 (*Nancy*)；弟名竹侶 (*Jules*)，千八百三十年生於巴

黎。幼孤，兄弟相依，共治文學，而復共同著作，故相愛甚篤。

其著作專重篤實。嘗言曰，『吾輩但能以所見者記之，已足矣。…』兄弟二人，皆極反對文學家之輕視『下等社會』（*Les Basses Classes*），而不欲述此輩之傷心悲痛事。故彼等所著之小說，於此尤爲注意。

彼等初研究美術及社會學，故於千八百五十四年有 *L'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endant la Révolution*，千八百五十九年有 *L' Art du XVIIIe Siècle*，千八百六十二年有 *La Femme au XVIIIe Siècle* 等之刊行。

其爲小說，則始於千八百五十一年之 *En 18...* 一書。此書刊印畢，即爲政府所禁止發賣。自是以降，彼等著有

Charles Demailly (1860),

Soeur Philomène (1861),

Renée Maupérin (1864),

Germine Lacerieux (1865),

Mannette Salomin (1867),

Madame Gervais-ais (1869) 等。

彼等於此數書，特闢新境，而其描寫，又屬於真。故當代之人羣起而攻擊之。然彼等終身雖經無數之艱難困苦，而反甚樂，絕不因之稍改其操。吾人讀彼等 *Germine Lacerieux* 序文之末段，『此書出版後，任受若何譏評，毫不介意，』數語可知矣。蓋彼等所堪自慰者，則以彼等思寫『人生真相』之志願卒能達到也。

惟竹侶以多年劬勞，病卒於千八百七十年。意得門悲甚，於千八百七十八年獨著 *La fille Elisa*，後更著有 *Les frères Zengamro* (1879), *La Faustine* (1882), *Chérie* (1885), 等書。彼於千八百九十六年卒於巴黎。

自千八百七十年之後，世人對於龔古爾兄弟之小說，始稍知推重；